

导言 民族与语言

《圣经·创世记》里有一个关于“巴别塔”的故事：人类要造一座通天塔，眼看着这通天塔越造越高，就要完工通天了，上帝却“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人们无法合作施工了，结果“巴别塔”轰然倒塌。这说明了什么？无非是说：一个语言混乱了的民族，将是一事无成！

“香蕉香蕉巴娜娜，巴娜娜；苹果苹果唉泡，唉泡；小猫小猫凯特，凯特；……”——这是作者 2003 年暑假在山东胶州各个商贸市场上所听到的用童音一遍遍播放的英语 VCD 的声音。这声音俗不可耐，让作者一阵阵恶心、痛苦、昏厥，它使这个原本轻松的假期变得异常沉重、苦不可言。读者应该清楚，这声音在当下中国，绝不仅是个别现象。“语言”——我们赖以自豪的民族的语言，已经到了何等令人惨不忍睹的时候了！

打开互联网（2003.11.20），在著名的搜索引擎中输入“汉语”和“英语”两个关键词，一瞬间会出来如下结果：

google.com：汉语：共有 418,000 项查询结果，这是第 1~10 项，搜索用时 0.37 秒。

google.com：英语：共有 4,290,000 项查询结果，这是第 1~10 项。搜索用时 0.13 秒。

百度搜索：汉语：百度为您找到相关网页约 1,340,000 篇，用时 0.001 秒。

百度搜索：英语：百度为您找到相关网页约 21,000,000 篇，用时 0.001 秒。

民族、语言民族，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民族与国家不完全同义。国家，主要是个地域、疆域概念，国家一般由不同的多个民族组成，如中国就有 56 个民族。那些共同体的人们相互交流思想和感情的相同或相近、相似的声音及其文字，就是“语言”。《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民族”的定义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共有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

共同体。”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一般认为：广义的语言是指人类表情达意的一切形式的符号；狭义的语言专指人们用以表情达意的声音及其文字，它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跟人类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条说：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我们本书所讨论的语言，是狭义上的，主要是指某个民族人们之间相互交流思想感情等的声音和文字。

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马克思认为，语言是一种实践，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基督教经典《圣经》开篇《创世记》，讲的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故事。这个故事，一直为绝大多数无神论者和宗教信徒所误解，因为上帝“创世”是违反人们常识的“无中生有”。其实，这个问题的秘密就在“语言”之中，我们的先人老子早在 2500 多年的《道德经》里就有灼见——“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试解命题：“命名即创造”》（《中州学刊》2003 年第 2 期）一文中，作者朱鲁子以一个创造性的命题——“命名即创造”，将这个秘密大白于天下：原来，上帝是以“语言”创造世界的，这个世界不同于我们实在地感觉的世界，而是一个由语言“命名”的象征的“意义的世界”。人类就生活在这个由语言赋予意义的世界之中。——不客气地说，当今人类各民族的对立和冲突，特别是在“信仰”方面的对立和冲突，其根源就是对“语言”的误解。对于一个民族的人民来说，语言决不像人

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学习和交际、交流的“工具”。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它还是一种自己民族的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它还塑造着、构成着一个民族人们的精神心理结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民族，反之亦然。借用西方后现代思想家的甚为精辟的说法是：你认为你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诗人荷尔德林也说：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大思想家海德格尔说得更直白：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对于一个民族的人们的塑造作用可见一斑。

民族与语言：唇与齿、鱼和水特定文化是与特定民族相联系的，反之，特定的语言又与特定的民族密不可分，这是由人类历史形成的自然现象。民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太重要了，简直就是唇与齿、鱼和水的关系。读过中学课本里《最后一课》的人都知道一句话：要灭绝一个民族，最恶毒，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毁掉它的母语。可以说，语言是民族的标志或代码，是民族的最主要的特征，失去了它，某个民族就会“找不着北”，就会陷入深深的“失语”状态，就很难难以辨别出自身。可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性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的频繁和深入，语言的“民族性”疆界正在被打破。人们往往会说，生物基因是人们民族性的标志和代码，可是，国际通婚也将使这种说法失去说服力，金发碧眼和黑发黄肤，将越来越失去其区分民族性的根据。全球化即现代化，它在给当代人类带来物质富裕和生活方便安逸之外，也同时为人们之间的身份认同造成困惑。——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有着 5000 年灿烂文明的古老的中华民族，随着自己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深入、外来文明和文化的侵入，也

同样面临着这种世界性身份上同困惑。你问幼儿园的儿童：什么好吃？答：麦当劳、肯德基。什么好喝？答：可口可乐。你发出疑问：是吗？答：夜斯 [Yes]！你说：那好了。再见。答：拜拜 [Byebye]！……你去大学里走走，看看那些用功的大学生手里拿的大多都是什么书，问问他们大学四年学得最多的是什么课，不要问汉语思想经典，问问他们有多少人读过《三国》、《水浒》、《西游记》和《红楼梦》，能读懂吗。你再去问问大学教师，当代大学生的汉语文字水平如何。人们不会吃惊：在绝大多数当代大学生的心目中，英语是世界上最优秀、最美的语言了！掌握了英语，就会“走遍天下也不怕”！——英语实实在在地成了每个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必读的“疯狂英语”！如果再去看看当代大学生们所追求和艳羡的生活方式，就会很轻易地得出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他们已自觉或无奈地不得不将自己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母语弃之若敝屣了！其实，“会说英语走遍天下”也是一种误解。《中国文化与文明》编辑部主任译审温晋根先生说：我认识画家张大力，他在意大利居住 8 年，与意大利女人结婚，学会了意大利语，他说，在意大利想用英语与人交往是很困难的。2002 年外文局有人去巴西，回来的人也说，在巴西大街上很难见到会英语的人。他们给我从巴西带回来的咖啡，包装上用的也不是英文。英国许多产品上使用多种欧洲文字，是为了产品在别的国家销售方便，可见即使英国人也不敢称“英语走遍天下”。英语畅行的倒是一些前英美殖民地！

全球化即世界一体化，无可选择，但我们不能坐视汉语危机毋庸置疑，全球化的浪潮日益高涨，中国的现代化进

程如火如荼，盲目地维护自己民族语言的绝对纯洁性无异于自绝于世界之外。如果一个民族不想自取灭亡，那么，全球化即世界一体化，无可选择。作为人类先进文化和文明之载体的英语，自有其他民族的语言在当今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我们的青年学生不仅要学习，而且要好好地学习。温晋根先生认为：一、全球一体化是以西方标准、以经济为主要尺度来统一世界的一种思潮；在讲这种潮流时，人们往往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如非洲、南美洲国家等，对世界上经济活动以外的事情持视而不见的态度。古今圣哲对人类的未来做过不少预测，但迄今还无一人成功。全球一体化能否实现，是否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现在言之为时过早。二、各种语言并无优劣之分，英语只是先进文化和文明的载体之一，别的语言也是先进文化和文明的载体。比起别的民族语来，英语只有在依恃美国实力在全球扩张方面的优势，并不能证明它有表达能力方面的优势。三、至于学习英语，我认为整体地讲，英语是需要学的，但别的外语也是需要学的——如果中国希望全方位地接触外部世界，而不惟英美人的马首是瞻的话；同时，也并不是全民族人人都必须学英语。换言之，英语不是中国人的第二国语或准国语。

英语固然重要，可是，我们也不能坐视汉语遭受来自英语的破坏性威胁和侵蚀。正如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胡守钧教授在《中国教育报》撰文所指出的，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到处充斥着英语缩写词：MBA、MPA、VCD、DVD、IT、PC、CD、MTV、KTV、WTO、APEC、DOS、SOS、OPEC、CPA、GDP、CEO、CTO、ERP、ISO、WC 等等，不胜枚举。中国产的英语缩写词积极呼应：CCTV、STV、OTV、

TJTV……央视带头，各地电视台纷纷效法，英语缩写词显现在电视屏上，印在采访车上，标在话筒上，到处宣传。各行各业各种单位，多以有个英文缩写名而自豪。更有中英文相拼接的词：卡拉 OK、T恤、IP卡、IC卡等。这种乱造滥用汉语的现象比比皆是，不仅民间流传，而且官方交往照用不误，某些英文缩写词甚至堂而皇之、赫然印上红头文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申办 2008 年奥运会成功，形势更为严峻，维护汉语的地位，应该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责任。胡守钧教授还指出：“汉语面临中英文拼盘化的危险。”英语侵入汉语后更是产生了不伦不类的语言现象，如：“APEC 的记者招待会后，我约了 CCTV 的几名记者和一群 MBA、MPA 的研究生，讨论中国加入 WTO 后 IT 业的发展前景，以及 IT 业对 GDP 的影响。读 MBA 的张小姐原来想到 IT 业发展，今后目标是当 CEO 现在感到加入 WTO 后，中国 IT 业风险很大，转而去读了 Nike 公司。相反，读 MPA 的李先生感觉良好，加入 WTO 后，政府职能大幅度改革，MPA 的毕业生大有用武之地。随后，我们去了 KTV 包房，大唱卡拉 OK，大家相继关掉 BP 机，也不上 Intel 网，兴高采烈，通宵达旦。”在技术领域，由于信息量大难以全部及时翻译，混用一些外来术语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这不应该扩展到日常生活的领域。有趣的是，我们认为取自英语的词，有些却不是来自英语，如 IT 的两个词 Information（信息）和 Technology（技术）的终极词源是拉丁语和希腊语；现在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生物学和医学标准术语是拉丁语，可见英语并无资格称国际语；它的“国际语”资格是一种僭越，是靠经济实力夺来的。众所周知，中国历史悠久，文明

源远流长，现有汉字是从甲骨文、金文渐变演化而来，形成了独特的方块字系统，与拼音形态的英语完全不同，两种系统各有长短，厚此薄彼是十足的无知。温晋根先生说，同属汉藏语系的藏语自古就采用拼音文字，同属汉藏语系的越南语废弃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已半个世纪之久，汉语和汉字也似乎不是绝对不可分离的，要把汉字改为拼音文字问题当然很多，争论很大，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人们谈拼音文字时举英语为例，是因为国人学其他外语的人太少。其实大多数拼音文字是很简便的，全无英语的“拼写规则”问题。为解决英语拼写繁琐的问题，许多人包括大文豪萧伯纳在内，曾做过不少改进英语拼写的尝试，但迄今为止，无人成功。英语实在不配做拼音文字的代表！汉语中夹杂英语的问题，不在于文字系的冲突，而在于语言系统的冲突。用英语缩写，就需要用英语词汇来解释汉语，如用 WTO，就得考虑这三个字母代表的英语意义，不懂英语的人只能像记咒语一样死记，而用“世贸组织”就只需用中国人的母语汉语来思考，意义自明。正因为如此，世界上采用同样字母的语言如法语，也常有抵制英语入侵的倾向。英语缩写词直接嵌入汉语系统，反差极大，破坏了汉语系统的内在和谐及形体之美。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在《语言和社会生活》一书中把滥用外语词称作“语言污染”，本书作者将这种语言杂拌现象称为“骡子语言”。就像我们应该拒绝吃杂交的“苹果梨”或“橘子桃”、“牛肉鸡”一样，我们坚决拒绝不伦不类的“骡子语言”。

语言垮了，民族休矣《圣经·创世记》里有一个关于“巴别塔”的故事：人类要造一座“通天塔”，眼看着这通天塔越造越高，就要完工通天了，上帝却“变乱”（“巴别”即

“变乱”之意)了人类的语言,人们无法合作施工了,结果“巴别塔”轰然倒塌。这说明了什么?这无非是说:一个语言混乱了的民族,将是“一事无成”的啊!——英语的大量、肆意入侵,大量媒体和影视歌明星中不中不洋、不伦不类的“中英文拼盘化”的“骡子语言”,使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认同感,正在从很多年轻人的心理上动摇、精神中丧失。不仅如此,大量掌握了英语的优秀高级人才的外流和绝大多数受英语教育和考试制度戕害的年轻一代在传统文化和专业知识上的匮乏,使我们的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欲通过英语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和全面提升民族文化素质的初衷也可能落空。人们不仅要问:即便是全民都说英语,就能证明我们民族文化素质高吗?会英语就是“人才”吗?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和民族尊严是靠大家都会说英语换来的吗?!一个漠视、轻视、置自己的母语于不顾的民族,令身为这个民族成员的作者痛心疾首。可以毫不含糊地说:长此以往,则此民族休矣!休矣!休矣!!!

危机与希望同在可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哪里有危险,拯救的希望就在哪里诞生!世界一体化,一方面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某些民族及其文化或文明的衰朽甚至丧失,另一方面,它将有力地唤醒并激活另外一些长期以来如死水一般的民族及其文化。一个民族就像是一个放大了的人,在它的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两条路径:一是“人一从一众”这一条开放自己、学习借鉴其他民族之长的融入世界的“社会化”过程;二是“众一从一人”这一条在吸收了其他民族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的回归自己民族特色的“个体化”过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两条路径缺一不可。这就如生于斯长于

斯的人们，并不对“故乡”有多么深刻的观念和感情，但一个人一旦离开了故乡成为了“游子”，那么，如果他没有被新的环境所彻底地同化，“乡愁”就会成了他魂牵梦萦的“情结”。这一点，大概就是普遍地反映在侨民身上的所谓“游子情结”吧。作者曾为一位客居异乡的日本老作家所感动：他每天下午跑到附近的一个火车站的候车室去——不为别的，只为了能够听到“乡音”！

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方言”其实，从世界范围来说，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方言”，都有其他语言无法取代的独特价值，即都是惟一的，区别仅仅在于说的人多和少。一种语言的价值并不以说的人的多少为标准来衡量，而往往受这种语言所在的国家的综合国力所左右，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成语“人微言轻”的真意吧。全世界说英语用英语的人最多，并不表明英语多么优秀，它反映的仅仅是说英语的民族的综合国力极其强大而已。多少人梦寐以求：某一天，让汉语走向世界，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学习汉语啊！可是，人们不无忧虑地看到，今天，汉语在中国年轻一代那儿正在节节败退，英语正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

英语是“新式精神鸦片”？事实越来越清楚，外来，特别是西方文化和文明在全面地侵入中国。为了快快“与世界接轨”，为了尽快地洗刷一个多世纪以来屈辱自卑的国际地位，也为了实现几代人的“现代化”的梦想，甚至为了某些我们说不清楚的理由，我们可能正乐得如此或可能仍浑然不觉。在外来，特别是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入侵中，尤以“语言”的入侵为甚。而西方“语言”的霸权，牢牢地掌控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无比强大的美英等发达国家手

中。故所谓外来语言的入侵，不过是“英语”入侵罢了。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指出，由于我国有关部门的失误和不作为，英语入侵中华民族后，经过了一个快速繁殖和变异的所谓“英语热”过程，今天，已经走火入魔。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一场由英语入侵所导致的新一轮的“鸦片战争”，这场“鸦片战争”与一个半世纪前的那场鸦片战争迥然不同，它是一场特殊的、不易发觉的新式“鸦片战争”。——前不久，一篇网络奇文——《英语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考试毒瘤》“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由《21世纪人才报》刊发的，本书作者杨艾祥撰写的《炮轰大学英语考试制度》一文，引爆了很多人对英语教育和考试制度中所存在的弊端给我们民族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性后果的反思、讨论和痛斥，“英语鸦片”的真面目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认识。这表明：中华民族正在从英语噩梦中醒来。

怎么办？“英语”真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萨斯”了吗？中华民族真的又面临一场新式“鸦片战争”吗？但愿这是杞人忧天。可是，若果如是，那我们又该怎么办？泱泱中华，何以会出现今天这种自己“找不着北”的现状呢？我们说了5000多年的汉母语到底是怎么了？！我们的汉母语将走向何方？！——这些，就是本书思考并尝试回答的问题。

不要问——

为什么我的眼中总是饱含泪水！

只因为

——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最深！（艾青诗意）

（本“导言”由《中国文化与文明》编辑部主任、译审温晋根先生审读，并提出宝贵意见）

第1章 一个幽灵在网络里徘徊

我们学到的英语能不能和外国人交流？我们这么多人都在学英语，究竟有多少人能用到英语？在一辈子的英语学习中，我们究竟花费了多少时间？我们在学习英语时，还有多少精力放在其他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上？我们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是不是有更多的财富变成了西方国家的财富？我们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自己的汉语是否已经音容模糊？

一种理性的沉思，将我们拉向历史的深处……

嘉道之时，列强环视，清朝进入衰世。魏源以天下为己任，讲求经世之学，力图以此谋求国富民强。受林则徐嘱托，参以历代史志及记录，辑为《海国图志》。《海国图志》率先介绍西方各国历史地理状况，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从此开始，无数的中国人怀抵御西方列强之理想，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学习西方语言的浪潮。

沧海桑田。转眼间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在血水和泪水的双重浸泡下的中国获得了民族独立。1978年之后，又实行了对外开放，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学习西方语言的浪潮更是空前高涨。

英语是中国人最早学习的西方语言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学习人数最多的西方语言，它与大不列颠帝国以及后来的美利坚帝国一样，都被套上了一层炫目的光环。

有人预言，也许世间再也找不到如此壮观的场景了：一个 13 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几乎每个在校学生都在为这门和自己文化上毫不相干的语言努力，让人提前感到了地球村的早日来临。

1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中国的老老少少到底有多少人花时耗力地学过英语，根本无法统计，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学到的英语能不能和外国人交流？我们这么多人都在学英语，究竟有多少人能用到英语？我们有那么多机会和外国人交流吗？在一辈子的英语学习中，我们究竟花费了多少时间？——也许更多的是我

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而一辈子都不会用到英语。我们在努力学习英语的时候，还有多少精力能放在其他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上？我们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是不是有更多的财富变成了西方国家的财富？——它们只需要设置几项考试制度就可以大把赚我们的血汗钱。我们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自己的汉母语是否已经音容模糊？

.....

对于英语在中国的疯狂传播，早已有人开始思考了，但是他们都不敢或没有能力大胆地说出来，即便是有人说出来，也大多论为了窃窃私语，根本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

幸好，历史进入今天，人类发明了互联网，在无边际的网络海洋中，终于有人敢躲在网络的背后发言了。

《英语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考试毒瘤》的作者就应该是这样的人。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我们在众多的网络上寻找作者，却一直查无音信。“英语毒瘤”有点像“皇帝的新装”中那个“不识趣”的小孩子说出的真话。

在中国，尽管这个说破“皇帝的新装”的小孩子首先诞生于网络，但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由《21世纪人才报》刊发的《炮轰大学英语考试制度》一文则“投石击破水中天”。

这两篇文章，把“英语毒瘤”大白于天下了！——人们恍然大悟：原来，中华民族已经不自觉地被拖进了一场由英语所导致的新式“鸦片战争”！

“英语鸦片入侵中华”不是杞人忧天！

1. 谁发现了英语考试这个毒瘤？

现在中国教育问题很多，改革阻力很大，必须要有强大的社会舆论，才能推动这项改革的进行。希望我这篇文章能在你的支持下成为这场改革的导火索，为国家尽一点义务。

—— 《英语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考试毒瘤》

这是一篇奇文，它没有能冠冕堂皇的进入我们的平面媒体，而只能在互联网上传播，但是这样的文章仍然引起了轩然大波。

中国人学习外语的历史相当悠久，大约先秦时期就已与印度有交往，汉代张衡《两京赋》中已有“重舌之人九译”的说法；但学英语的历史可能并不长，清朝乾隆皇帝接见过英国人马尔嘎尼，但当时中国还无人通英语。直到 18 世纪，中国人到英国还使用拉丁语。英语文学作品中较早提到忽必烈汗的是 18 世纪英国诗人蒲伯，但是历经过洋务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等等折腾，虽然西方的很多思潮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对于语言，特别是对英语学习的重视和学习风气的高涨的真正开始，还得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算起。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资金的投入和社会的重视程度都是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不能比的。

英语学习的风气长成之后，更多的人开始钻研英语学习的方法技巧，有一部分人开始为设置与英语相关的考试而费脑筋，还有的人看到了英语培训的市场前景，于是 20 年的